情系扶贫的巾帼标兵张兴红

■ 王凤莲

张兴红是万合永镇扶贫办副主任，由于万合永镇12个村148个村民组，面积大、贫困人口多，村情户情各不同，因此自2015年12月接管扶贫工作以来她就开启了“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模式。

勤于研究，在业务工作上“精指导”。

她经常抱着文件钻研业务，将上级政策和万合永镇实际相结合，对驻村干部进行精细指导，让每位干部把政策吃透把准，更好更准确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她协同各包片领导、驻村干部、扶贫工作组，逐村摸清底子、逐户研究调查，摸底核算，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数字比对，最终做到了建档立卡底数清、精准识别问题清、项目落实人头清、帮扶措施到位清、脱贫成效清、到户政策清的“六清”。通过参照文件，对照流程，结合实际，悉心研究，按照时间节点，为全镇精准脱贫工作做到了镇村户有档案、有问题整改台账、有项目资金清单、有产业发展规划、有全面的帮扶措施、有脱贫时限的“六有”。为全镇整体脱贫奠定了精准、清晰的基础。

她经常坐到农家炕头，深入到田间地头，面对面、心贴心与百姓唠家常，和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研究帮扶措施和发展思路。通过不断学习、不断走访、不断总结，开展业务时她始终做到了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与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她还把理论学习、工作实践和万合永镇实际结合起来，做成课件向群众解读脱贫攻坚政策、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同志关于脱贫攻坚系列讲话精神和自治区、市、旗扶贫工作会议精神，引导干部群众着眼发展长远，激发和增强群众立足实际，增强勤劳致富的信心，依托好政策、抓住好机遇，实现自主脱贫，为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工作队找到了工作方向。

立足工作实际，创新发展求实效。

在建档立卡和大数据信息采集录入工作中，为了让识别结果和信息更加准确，她通过认真研究操作数据采集系统来查找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微信、QQ平台、集中培训、电话指导”高强度集中指导和一对一辅导相结合，最后通过查询比对再完善的工作方法，全镇在建档立卡扶贫开发信息录入工作始终走在全旗前列，高质量率先完成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工作，使全镇信息平台建设精准指数达到98%以上，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脱贫指标实现紧密衔接，机帐一致达到100%。在扶贫资产管理工作中，她通过反复摸索，制定了扶贫资金先和上级核对准确，再下发到村核查逐项登记建立台账，然后返到镇里进行数据再比对，无误后再确认的工作方法。这样为每一户贫困户建立起来的扶贫台账，清晰明了，记录了自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以来所有的帮扶措施和落实情况，让群众认可，干部心中有数。

一如既往，成就人生最美的风景。

她用心用情做扶贫政策的“宣传员”、致贫原因的“分析员”，精准扶贫的“联络员”“服务员”。她把10月17“扶贫日”和扶贫政策“赶大集”、走村入户当作最好的宣传阵地，她坚信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通过强化宣传引导，入户落实项目，组织贫困户参加培训，把党的政策传递到每个村组，每个家庭，耐心教育广大党员群众如何正确认识精准扶贫，解释群众对扶贫工作中的误解和不理解，告诫“精准扶贫不是养懒汉，扶贫不是光发钱”，营造勤劳致富光荣，等靠要可耻的氛围。

作为扶贫人，“加班、熬夜、天天下乡”是工作写照，尽管苦、尽管累，但她依然全身心坚守。2018年全镇7个贫困村销号，2019年全镇1374户2731人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1348户2679人，未脱贫26户52人，实现脱贫率98%，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2%。一串串简单的数字，她曾付出了多少汗水！

“4年多的扶贫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看到在政策的帮助下，我镇贫困人口在不断减少，我心里真的很欣慰，这应该是我最有意义的一段工作经历！”。这才是对多年扶贫工作坚守的最好诠释，才是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孙怀亮 倾家发明山地打坑机

■高子民

6月的克什克腾旗，像绿色的立体挂毯。在经棚镇红星村广太河村民组的山坡上，一辆“古怪”农用机械正在这里作业。它长得像中型拖拉机，却有着一般拖拉机没有的功能。它时而冲向四十多度的坡顶，时而缓缓徐行，在它的身后，是一拉溜整齐的树坑。

这是什么机械？正在操纵机械的一位干瘦的小老头儿从车上下来，他一边擦汗一边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叫车钻一体升降式山地打坑机，国家专利产品，内蒙古第一台呢！”

这个满脸带着成功喜悦的人叫孙怀亮，是这台机械的发明者。然而，一说起这台机械的研发过程，孙怀亮的老伴儿却满眼含泪地告诉我们：“他是个败家爷们……”

1984年的初夏，家住在芝瑞镇兴华村头道沟村民组的孙怀亮望着眼前的大山发了半天呆，他一边揉着发肿的脚脖子一边情绪低落地想：这些大山要是靠人工挖树坑，啥时是个头呢？要是有一种能挖坑的机械就好了。可是，研制机械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呢？

摸摸空空的口袋，“一根筋”的孙怀亮准备了四年。2002年的春天，孙怀亮靠多方积攒材料、经历了无数的不眠之夜终于研发出的第一代挖坑机。这一发明，不仅引起了村民的反响，也引起了克旗华盛农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关注，公司主动与孙怀亮签订了《关于共同研制植树刨坑机合同书》，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研发。

第一台植树刨坑机出山了。孙怀亮亲自操作，看着身后每分钟刨出的三四个方坑，他笑了。笑着笑着，他的脸僵硬在那里，令人尴尬的情况出现了：这台机械只能在平地里运行，上不了山。可植树的地方绝大部分在山上，上不了山的挖坑机给谁挖坑？

就这样，孙怀亮“自废武功”，把第一代刨坑机炼了铁，和农机制造公司的合作自然也就中止了。

“这是他第一次败家。”孙怀亮的老伴泪眼婆娑地告诉给我们。

又是几年过去了，山地挖坑机是孙怀亮心里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困扰他的最大障碍仍然是研发资金问题。家庭条件本来就很不好的他，一边开电焊修理部，一边到处寻找可利用的废弃材料，进行第二代山地挖坑机的研发。

搭进了十年电焊赚的钱，用尽十年积累的废弃材料，孙怀亮的第二代山地挖坑机终于“对付”出来了。这次的改进可谓不小，孙怀亮把方坑改成了圆坑，把固定的四轮变成了可独立升降的四轮，机械也能“上山入地”了。可是，问题又出来了，这种机械制作材料粗糙、形体偏小，仍不能满足大规模的山地作业和其他用途。

“第二次败家后，我家的生活已经全砸进去了。”孙怀亮的老伴儿这时眼泪已经下来了。

可倔强的孙怀亮没有止步，他决定进行第三代山地挖坑机的全新改革。这个倔强的汉子开始张嘴向亲朋好友借钱，把借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机械的研发上，开启了举债研发之路。

经过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拓展了第三代山地挖坑机的功能，使它不仅能挖坑，还能围封拉网、带链翻地、整理梯田，进一步向多功能、便利式、实用型靠拢。

在广太河村民组的山坡上，孙怀亮向我们演示了这个山地挖坑机的功能。它属拖拉机式车钻一体机，车身能够单边、单轮前后分别升降，适用于平原、丘陵42度以下坡度的山坡地挖坑、植树、开沟、翻地、收割等作业。该机械设计新颖独特，使用灵活，结构合理，性能稳定，年作业质量好、效率高，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据孙怀亮介绍，这个机械每小时挖坑不低于240个，最高时可达到每小时360个，按每天8小时计算，一天可挖坑1920至2780个，是人工的60多倍。它可以用于田间地头，道路两侧绿化，草场围封挖坑等作业，极大地提高机械化植树造林效率，又能保证苗木的栽植质量，保证成活率，是退耕还林、公路两侧绿化、草场围封、大面积人工造林挖坑的好帮手。

无疑，这种车钻一体升降式山坡地打坑机成功了。2015年，孙怀亮向国家专利局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2017年6月，国家专利局对他的发明专利进行了实质审查；2019年3月19日，孙怀亮取得了发明专利证书。

望着眼前国家知识产权局通红的大印，孙怀亮和老伴儿都哭了。他们十七八年的心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成果总算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可是，一想到还有近十万元的外债，他们的心又黯淡起来。要想把专利变成效益，要想把发明带给更多的山村，路还很长。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想让更多的生产厂家知道他的发明，太难了！大家都知道，一项专利如果不马上变成生产力，发明人的心血经过岁月的磨砺将被遗忘。

孙怀亮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就凭着自己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给农机生产厂家打电话。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前已有山东、河北和广东有厂家给予了回应。但是，孙怀亮搞研究还行，真要让他把专利推销出去，却有很大的难度，知识、信息和人脉都是他“变现”的瓶颈。

目前，孙怀亮租住在经棚镇农村的一个院子里，家徒四壁的他，希望靠社会的力量让他的发明能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能让他的家境有所好转。

百岔铁蹄马

■于国栋

铁蹄马是蒙古马的一种，因蹄质坚硬而得名，传说曾是成吉思汗禁卫军的专用马匹，和乌珠穆沁马、上都河马并称蒙古马的三大名马。铁蹄马尤以百岔铁蹄马最负盛名，素有“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铁蹄马”一说。带着诸多疑惑和些许的兴奋，踏上了追寻百岔铁蹄马的行程。

克什克腾旗芝瑞镇是百岔铁蹄马的故乡，在芝瑞镇政府，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和我们聊起了铁蹄马，并受赠《圣洁的故乡》一书，书中《铁蹄马》一章有这样的描述：传说铁蹄马是三国时代赤兔马的后代，是百岔川老爷庙供奉的赤兔马繁衍下的神马。铁蹄马个头比不上乌克兰的顿河马，阿拉伯马或者日本洋马，但论骑乘速度，关于快走的铁蹄马不用钉马掌，在崎岖的山石路上“踏踏”奔驰，踢得山石蹦飞，火星乱爆，一去几十里不松劲，持久力极强。另外还听到这样的信息：在解放战争时期，百岔川当地的大土匪头子白金辉，穷凶极恶，残忍地杀害我军政干部，部队和地方武装早欲除之。一次得到可靠情报，白匪落脚在白岔的一个小山村里，我武装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警觉的白匪凭借胯下的铁蹄马，走山沟，越河汊，竟有惊无险的得以逃脱。

为了掌握百岔铁蹄马更真实的资料，我们采访了芝瑞镇上柜村梅林营子组的孙怀早老人，老人已83岁高龄，放了32年的马，他眼里的铁蹄马是这样的：个矮、蹄圆、善走、难驯服、有野性，毛色多以红色、青色为主，蹄如墨玉，特别坚硬。老人讲起当年放马的情形，眉飞色舞：“我那时骑得‘杆子马’是上等的铁蹄马，脖子一弯，尖耳朵一竖，身子煞地，和箭似的！”当问起现在还有无铁蹄马时，老人眼里透着失望，他缓缓的说：“有也不多了，头几年有个叫朱四合的卖了一匹。”于是我们又找到朱四合，他说：“那是2009年的时候，一个叫哈斯的巴彦高勒蒙古牧人买走了他的马，是用5000元的高价买走的”听了朱四合的话，我们心里多少有些安慰，毕竟有人开始重视百岔铁蹄马了。

在芝瑞镇马架子村，有个叫王东的村民为我们提供了两则历史故事：在民国时期，马架子地界有一个警察署，警察署长鲍玉林的坐骑就是一匹百岔铁蹄马，他骑马到经棚开会，一天能打一个来回，去多伦县当天到，能见到两头的日头。在人民公社时期，马架子大队书记刘振轩骑的那匹百岔铁蹄马，绰号“料墩子”，由于当时乡下全是土路，“料墩子”跑起来一股烟，老百姓看到路上一溜尘烟，就知道刘书记来了。

马架子村部落组78岁的郝金瑞老人是铁蹄马的见证者，他说，80年代马架子村有600多匹铁蹄马，每当大马群走过，声如洪雷，气势十分壮观。老人还记得，1954年，内蒙从马架子选中一匹红色的铁蹄马种马，要求地方把马送到赤峰，并附带该马的生活习性等详尽书面材料，这个任务就是郝金瑞完成的。郝金瑞年轻时视马如命，他有一匹铁蹄马被当时驻扎在平庄的86部队的一个敖姓营长用一匹军马换走，他出于对军队的热爱，对军人的敬佩，舍爱相换，至今，还能梦到那匹马。

百岔铁蹄马现已频临灭绝，仅存的数目极少，且已严重退化，保护这一物种是刻不容缓的社会责任，希望更多的人关注铁蹄马，保护铁蹄马，我们渴望，还能再次见到百岔铁蹄马昔日的风采！

弘扬蒙古马精神
身边的榜样

温志永 让读书奠基脱贫的力量

■顾俊峰

时下，在我旗如火如荼进行的脱贫攻坚战中，除了扎根基层、主动担当的帮扶干部之外，还涌现出了一批立志立智、奋发进取的脱贫户。达来诺日镇贫困残疾人温志永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记者来到温志永家时已是傍晚七点多，只见他正站在门口借着微弱的夕阳光线读书。在温志永家的茶几上，厚厚的垒了好几层书，他告诉记者，这些书都是各级关心他的领导捐赠给他的。说起自治区驻克旗脱贫攻坚总队长塔娜书记赠送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书籍。

“我把毛泽东的诗词已经基本上全部背下来了，就是那个《唐诗三百首》里最长的几首我也背下来了，《琵琶行》、《长恨歌》、《春江花月夜》、《蜀道难》等。”温志永说。

看着眼前这个乐观的汉子，让人难以相信从小患病肢体二级残疾的他经历过那么多健全人无法想象的人间疾苦。由于身体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多年来温志永一边到处打工一边照顾体弱多病的老母亲，生活一度十分困难。然而身体的病痛和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他始终保持对学习的热情，自学完成了高中语文和其他感兴趣的书籍的阅读。2019年旗委宣传部在全旗部署登陆“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以来，温志永如获至宝，他每天都坚持学习浏览。尤其是“学习强国”推出挑战答题以来，温志永马上喜欢上了挑战答题，最长一次通关1077道，直到系统显示无题为止。温志永在“学习强国”挑战答题通关信息被发布后，在社区、达来诺日镇、克什克腾旗的微信群迅速传播开来，温志永瞬间成为微信圈里的“红人”、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学习强国”平台学习的榜样。

2019年12月自治区驻克旗脱贫攻坚总队长塔娜书记专程来到温志永家进行慰问，关切的询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理想，温志永表示自己虽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五保户，但是现在“两不愁、三保障”已经解决了，就是想实现大学梦和就业梦。塔娜书记回去后寄来了《毛泽东诗词鉴赏》等四本书籍，还联系旗残联和镇领导给他安排了社区残协委员的公益岗位工作，使他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联系自治区残联和内蒙古电视大学为他提供参加函授大专学历教育学习机会，3年6000多元的学费将由自治区残联给予补贴，让他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温志永表示自己本身就是残疾人，能为残疾人服务是自己的光荣，要有一份光发一分热为残疾人群众做好服务。要用自己的学习精神去感染更多的人特别是残疾人热爱学习，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经棚白塔的故事

■马守喜

克什克腾旗经棚镇，有几处古建筑，如庆宁寺、清真寺、关帝庙，经棚庙，老头塔、白塔，有几处保存完好，有的则荡然无存，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过去人们常将出家人的道场称为“寺庙”，实际上寺和庙是两个概念；而且“寺”和“庙”最早也并非宗教建筑场所。“寺”是古代朝廷里的办事机构，直属皇帝管辖，相当于现在的一级单位，如大理寺，大长寺等。后来佛教、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分别成了宗教场所。“庙”则是旧时奉杞祖先、神佛的地方，通俗地说，庙是供奉鬼神的，唐宋之后，随着祖姓的兴起，各地也纷纷建立家庙(即祠堂)，所谓“修其祖庙、教以人伦”。另外，历史上有一些才德的人被神话，人们立庙或建塔奉杞，如关帝庙，越王庙等，由于迷信，人们又建造了龙王庙、土地庙等，经棚河东有庙子沟，有一小龙王庙，东山根曾建有一个小蛇王庙。

在经棚的灯棚街的西端，也就是当年的一街一个大院，曾有一座非常宏伟的白塔，有点元代建筑的风格，住在这个大院的蒙汉回几个民族的家庭，和睦相处，事业都很发达，这座白塔曾有许多美丽的传说，60年代初，由马达先生写了一个故事，发表于《昭乌达报》上。

经棚白塔建筑设计新颖，像一个宝葫芦，又像一位白发银须的可敬老人站在那里。

传说，在许多年前，这院里住着一位从山东“闯关东”来的白姓回族家人，这白姓主人家为人善良，乐善好施，又会武术，专门在经棚打烧饼为生，业余教人武术，人称“烧饼白”。有一年除夕，街上来了位拉骆驼的老人，走了很远的路程，又饥又渴，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想在此找个宿，弄点饭吃，那时的天气是奇冷无比，又刮着白毛风，他走了几家门口，没有一家收留，敲到“烧饼白”家门时，看到门外老人又冷又饿的样子，几乎已站立不住，“烧饼白”立刻上前扶起冻倒在门前的老人，把老人扶到家里，沏上热茶，煮上热面条，把过年用的饭菜也端上来一些。按回族风俗，在春节时刻是不允许其它民族客人留宿吃饭的，但心地善良的白家人像对待本族客人一样留下了这位老人，给他安排了非常好的住宿条件，这位拉骆驼的老人十分感动。

第二天早上，“烧饼白”准备了洗脸水，丰盛的早餐，准备让拉骆驼的老人和他们全家一起过春节，谁知到屋里和院里一看，老人和骆驼都不见了，屋里放着一个牛皮口袋。他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口袋里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子，“烧饼白”又惊又喜又担忧着，他想这一定是老人家走的急忘了拿了，他赶紧让儿子去追赶老人，因为这可是老人一家的救命钱啊，他儿子跑了几条街也来，也未见老人的踪影，“烧饼白”只好把口袋封好等拉骆驼的老人回来拿。

过了一年半载，拉骆驼的老人仍未归来，“烧饼白”取出一些银子，在院子里修了一个白塔，把其余的银子全部放在白塔里，等待着老人回来拿走，年复一年，白塔仍在，而老人没有归来。这座白塔“文革”时被拆毁。

白家人辈辈传承好家风，人丁兴旺，白官禄老先生后来开了“白家饭店”，经常资助贫困家庭，出资维修经棚清真寺，帮助回族“无常人”砌坟，教孩子们学武术，参加各级武术比赛，白塔的建立就和白家相连在一起。

白家的后人们有的从政、从军、从教、从医、多才多艺、助人为乐，给人们留下永久的念想。

经棚白塔的建筑没有具体的史料，只是美好的传说，写此文，纪念第一次写经棚白塔的著名回族诗人马达先生，纪念我敬重的老朋友白树阁，白树德，白树田，白树彦等，让美丽的传说永远留在家乡人的记忆之中。

灯棚往事